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905  
17 January 1990  
CHINESE

## 第二九〇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1月17日星期三，上午11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 席</u> ：	埃西先生	(科特迪瓦)
<u>成员国</u> ：	加拿大	基尔什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古巴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
	民主也门	阿什塔勒先生
	埃塞俄比亚	塔德西先生
	芬兰	拉西女士
	法国	德·拉·萨布里埃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罗马尼亚	沃伊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皮克林先生
	扎伊尔	卢卡布·克哈布吉·恩扎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 11 点 3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1990年1月3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1066)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谨通知安理会, 我收到了尼加拉瓜代表的来信, 他在信中请求邀请他参加有关安理会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 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 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 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 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尼加拉瓜)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以法语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本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应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在1990年1月3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文件S/21066)中提出的请求召开会议。

摆在安理会成员面前的还有文件S/21084, 其中载有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马来西亚和扎伊尔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文本。

第一位发言的是尼加拉瓜代表, 我现在请他发言。

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尼加拉瓜) (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 并祝愿你在履行你微妙的任务中一切顺利。

我也希望表示我们赞赏你的前任、哥伦比亚大使佩尼亚洛萨先生在以紧张和微妙的外交活动为特点的1989年12月份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尼加拉瓜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是为了在安理会面前谴责美国政府强行进入我国驻巴拿马大使官邸的行动以及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特别是违反《维也纳外交和领事关系公约》的行动。

我们的请求也是为了获得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保证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以及对外交代表机构完整性的尊重。

经主席的许可，我现在让位给尼加拉瓜驻巴拿马大使安特诺尔·费雷发言，以便安理会直接听取有关美国干涉军队侵犯和强行进入我国驻巴拿马外交代表机构的作证。我将在费雷大使发言之后结束我的发言。

费雷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来到安全理事会就侵犯尼加拉瓜姐妹般的巴拿马共和国外交代表机构的严重侵犯作证。当美国入侵巴拿马的军队侵犯我国的外交官邸时，我本人成了攻击的目标。

有关的事实如下：1989年12月29日，大约在巴拿马时间下午5点30分，我接到我的兄弟——尼加拉瓜军队中校阿尔瓦罗·费雷，此时过境巴拿马——从我的官邸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美国军队包围了官邸，通过扩音器威胁扬言，要求里面的人在两分钟之内举起手离开官邸。

我告诉我的兄弟呆在官邸里面，等着我赶回去，并告知美国军队这是尼加拉瓜大使的官邸，按照国际法是不容侵犯的，而且里面的人是不会离开官邸的。尽管尼加拉瓜官员告知它们这是尼加拉瓜大使的官邸，但美国军队的回答却是朝天开枪，对官邸附近扫射了三次。

此后，下午5点35分我离开使馆赶回官邸，十二分钟之后大约是下午5点47分到达官邸。在靠近官邸时，我可以看见围着官邸的入侵军队的包围圈。美国士兵部署了四辆M-113型装甲运输车和Hummer式炮车。三架战斗直升飞机和一架C-130型通讯飞机正在被包围的官邸上空盘旋。

我到达官邸前面时，就开始同指挥军队的美国上校理论一番。我表明自己的身份，让他看了巴拿马外交部签发给驻巴拿马外交官的外交身份证件以及我的护照。我告诉他说，他的行动——企图强行进入大使官邸——构成了违反国际法和维也纳公约的应受谴责的蛮横行径，他的部队根本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进入官邸。

同美国军官的讨论进行了1小时20分钟，众所周知，在那个时候，侵略军的最高指挥部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侵犯尼加拉瓜大使的官邸。

美国军队的领导人继续威胁要进入官邸，向我发出最后通牒：住宅内的我的同志们应举着双手离开。我回答说，我们并没有同美国军队处于交战状态，我们不准作出任何投降姿态，我们处于尼加拉瓜管辖范围，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进入。

这位上校继续说，不管是征得我的同意，还是使用武力，他们都要进入。当时清楚的是，包围官邸的侵略军有充足的时间和理由相信，这是一座外交官邸。因此，他们无权进入，就象他们无权占领巴拿马领土一样。

在某一时刻，好象翻译告诉我，军事行动将被取消，将只留下少数巡逻兵，据称是为了确保官邸的安全。然而，5分钟后、大约是19点10分，美国上校再次来告诉我，他已同指挥部确定，这不是尼加拉瓜大使的官邸，军队将进入。考虑到早些时候翻译告诉我的话以及美国上校的新反应和决定，我当时自己心里十分清楚，他们完全确信，这是尼加拉瓜大使官邸，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强行进入并使住在里面的人离开。我当时确信，这一庞大的军事行动是一次使对尼加拉瓜的暴力升级的挑衅行动。

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流血，我觉得较为谨慎的是同美国上校谈判以让我的家属和在住宅内的尼加拉瓜官员和平地撤出，这样可以看到他们，但我重申，侵略军任何时候都不能进入或闯入官邸。当我的家人出来时，我设法冲破那些围住我的人，穿过一队阻止我进入住宅的士兵，并越过篱笆，进入了官邸的停车场。

就在那个时刻，即19点15分，美国士兵进入了属于官邸一部分的一个地区。我要他们不要进入住宅并离开。尽管我提出了这些要求，但几秒钟后，更多的士兵开始进入官邸，用枪威胁我们，因此，我走上台阶，试图阻止美国士兵以这种方式进入官邸。

当士兵试图进入的时候，我对他们大声叫嚷，要他们离开这块属于尼加拉瓜管

辖的，他们不能进入的领土。他们继续挺进，并向我冲来，带队的军官扑向我，并同我打起肉搏战，我们一块摔倒在通往停车库的台阶上。当时，住在官邸里的所有尼加拉瓜官员开始同美国军队搏斗。他们被在人数和武器上占绝对优势的入侵军队殴打和制服。

尽管我们进行了抵抗，而且有继续进攻的迹象，但无法阻止至少30名美国士兵进入官邸。这发生在12月29日19点25分左右。我一挣脱同我搏斗的军官就进入我的住宅，在那里，我继续要求他们离开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官邸。然而，这完全是徒劳的。

美国军队闯入后搜查了整个官邸，并开始劫掠。他们拿走五千余美元，钱包、装有衣服的箱子，家用器具、鞋子、甚至化妆品和香水。他们拿走了所有他们可拿的东西。带不走的全部毁掉。我对所有这些行动提出强烈抗议。军队的反应是殴打仍留在官邸内的妇女。美国军队进行的攻击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直到12月29日20点55分。

袭击后，士兵离开了官邸，带走了各种各样的财产、钱和其他物品，至今一样东西都没有归还。然而，美国军队直接21点20分才离官邸。在此，我必须说，尽管物质损失是巨大的，但尼加拉瓜和管理外交关系的法律机构蒙受的道义损失更为严重。

这是对法律、道德，国与国之间文明关系的最基本准则和对外交和外交使团不可侵犯性尊重的无法形容的打击。必须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否则，外交将成为冒险的职业，我们将被那些只知道使用武力和暴力的人当人质和炮灰一样对待。

我们同样必须谴责侵犯尼加拉瓜驻巴拿马外交使团的另一次行动。12月31日，9点35分，美国士兵闯入位于巴拿马市贝拉·比斯塔地区的里贾纳大楼一层的两位尼加拉瓜外交官的公寓房间，美国军队要求进入由尼加拉瓜外交官奥马尔·皮内达和玛莉亚·特雷莎·洛佩斯以及大使秘书马贝拉·马约尔加居住的该公寓房

间。当时房间里没人。房主被士兵强迫打开公寓房间，士兵威胁说，如果他拒绝帮助他们，他们将闯入房间。士兵进入房间后进行了彻底搜查，象早些时候在我的官邸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们趁机拿走某些财物，包括一个内有美元的信封，这些美元是大使馆一名本国职工的储蓄。

美国占领军的最后一次行动表明，12月29日在大使官邸发生的严重事件根本不是象美国政府所声称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一项对尼加拉瓜进行挑衅的具体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目的是在两国关系之间制造更大的紧张，以便为针对尼加拉瓜人民的军事升级辩护。

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续）：尼加拉瓜不得不再次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并来到安理会面前，以谴责美国政府又一次违反有关各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国际共存的基础的行径。

这一次违反了1961年4月18日的《维也纳公约》，该公约明文规定各国<sup>1</sup>有义务充分尊重根据国际法各外交使团和人员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尤其是尊重外交使团的馆舍和官邸不可侵犯性以及外交人员的豁免权，安全和人格。这次行动是对1928年的《哈瓦那公约》的违反，该公约规定：

“外交官的人身，私人住宅和官邸以及财产将不受侵犯。”

这次行动是对1973年12月14日《纽约公约》（第3166(XXVIII)号决议）的违反，该公约规定防止和惩罚侵害受到国际保护的人，包括外交人员的罪行。

美国政府再次无视和不尊重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作出的裁决，该裁决承认美国袭击尼加拉瓜，违反了国际习惯法和干预他国内政的原则。裁决还说：

“……美利坚合众国有责任立即停止和不采取所有可纯违反其法律义务的行动。”（S/18221，附件，第140页）

人所共知，在1989年——刚刚结束的一年——的12月29日，入侵巴拿马共和国的部队强行进入尼加拉瓜大使的官邸，又一次侵犯了有关外交豁免的最基本规定及外交馆舍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我国驻该国大使一小时二十分钟的勇敢抗拒没有对入侵者起到任何作用，而一明显事实的一次又一次的解释也毫无作用，这一事实就是：占领军就在大使官邸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它们侵犯这一官邸和一个自由和主权国家的领土和法律完整。而官邸中尚有妇女和儿童，他们可能成为入侵者暴力和失去理智行为的牺牲者的事实，也丝毫没有影响作用。

尽管侵犯尼加拉瓜驻巴拿马大使官邸是占领军一连串进攻行为中最严重的事件，但我们却不能忽视——安全理事会意识到这一点——其它缺少对别人尊重的事件和其它侵犯的事件：外交官被逮捕、其住宅被铁丝网、坦克和大炮所包围；士兵们以对峙和战斗的姿式伏在地上叫喊；用扩音器大声播放刺耳的噪音。显然，这不仅有害风雅和体面，而且还破坏了宁静和应当对人的尊严的起码的尊重。

确实，对所发生的事有过某种解释，但此刻我们很难相信解释或许诺。当我驻巴拿马大使馆遭到美国入侵军队包围时，我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会晤了联合国秘书长，以通知他发生了什么情况，并保证通过他以其在世界上的高度地位以及通过双边外交渠道，让美国政府了解到我们对这种危险和挑衅步骤的关注和反应。

对此，美国政府说——这是向我转达的——采取这一步骤只是为了避免某些特殊人物在我们外交馆舍寻求避难的任何可能性，而这一步骤绝没有对我们馆舍的完整和外交豁免构成威胁。

在侵犯我国驻巴拿马大使的官邸的事件发生后，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个错误，并听到某些解释。在这些解释过后的第二天，我国驻巴拿马外交机构其他外交官的住宅受到侵犯，实际上从这一天起，发生了进一步违反外交豁免规定的事件。

鉴于这些事实，我们能够接受解释和相信许诺吗？我认为当我们面对确凿的事实直截反驳时，是很难以抱任何幻觉的。

因此，我们要求进行调查并对那些对侵犯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加以适当的惩罚。所以，我们求助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向全世界各国人民提供的法律和外交手段。因此，我们再次前来安理会，希望它将以与事件的严重性相符的方式处理问题。

我们在就入侵巴拿马事件在安理会所作的发言中表明，当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得不到尊重时，剩下的就只有强权即公理的概念——弱肉强食的原则。

今天，我们再次求助安全理事会，因为我国的外交馆舍受到侵犯，因为违反人类共处基本规则的行为仍在继续。

但我们前来安全理事会，还因为人们只能把这一行动看作是旨在获得相同反应的挑衅——它将触发更大规模的反对尼加拉瓜的行动，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人们能够接受这种事吗？在有人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以及文明共存的原则受到破坏的时刻，国际社会能够无动于衷吗？对这种侵犯一个国家和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行为，安理会能够继续沉默吗？当为所欲为的暴力似乎是美国政府的行为守则时，联合国还能够完成其崇高使命吗？

美国政府如能够容合这些深刻的矛盾？它怎么能够一方面遵守国际条约，而另一方面却以丑恶的方式违反这些条约？它在入侵别国和侵犯大使馆的同时，如何能够投票赞成并遵守一项它自己也是其提案国，并且随后经大会一致通过，宣布下一个十年为国际法十年的决议草案？

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分严重的，国际机构不仅需要对此关注，而且需要根据其所掌握的法律权威和司法手段采取有效行动，以便解决这种局势并避免该体制的恶化。

这些事实不容否认的严重性不可能改变占领军入侵并在巴拿马土地驻留这一根本事实。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再次大声强烈谴责这一局面，再次要求入侵的军队立即撤出。



1989年12月21日，安全理事会审议了安理会的不结盟理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尽管有十票赞成，但由于美国和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这一决议草案未能通过。

1989年12月22日，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一个决议，特别要求美军从巴拿马撤出。

1989年12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4/240号决议，要求占领军停止干涉行动并从巴拿马撤出。

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内发生这一切的同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对这一入侵行径加以批评，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是，尽管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上述决议，但占领军至今仍留在巴拿马并制造严重的事件，例如我们今天提交安理会审议的这一事件。因此，只要占领军不撤，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径的潜在威胁就将继续存在，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尼加拉瓜之所以诉诸安全理事会，是由于我国坚信，应当利用联合国系统所提供的技术手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此捍卫的事业是重要的，因为这一方面是我们的事业，同时也是在国际关系中行使法制，正义与尊重的普遍事业。

尼加拉瓜求助并将一直求助联合国的各机构，因为我国知道，文明的实质正是遵守这些机构所捍卫的程序与原则，因为我们相信法制而不信奉武力，因为我们信奉并将继续捍卫各国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们一贯采取这样的行动并拥护国际法。我们信奉国际法，因此满怀信念与热情地不懈努力，促使大会宣布——大会已经宣布——本世纪最后十年为国际法十年，从我国外交部长1988年在尼科西亚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上提出草案开始，到我们共和国总统亲自出席1989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与和平解决争端小组在纽约所做的工作，所有这些导致大会于去年十一月做出了一致决定。

我们信托国际法和联合国系统，因此，我们诉诸国际法院，该法院在其1986年6月27日所作的历史性裁决中承认了美国政府对我国采取的侵略行径。

我们信任国际法和联合国系统，因此，我们不久前在安理会和大会谴责并要求谴责美军入侵巴拿马共和国。

我们信任国际法和联合国系统，因此，我们今天来到安理会，谴责侵犯我国外交代表机构和违反《维也纳公约》的行径。

尼加拉瓜永远不会对利用这些程序或对利用安理会这一讲坛感到厌烦，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所说的话不仅是捍卫我们自己，同时也是捍卫各国和各国人民——特别是小国，是捍卫国际社会共存可能性所赖以存在的那些原则，我们也知道，必须通过法律、政治和外交的手段在这些论坛上作出积极、坚定和毫不动摇的答复。

因为我们不想以武力回答武力，以暴力回答暴力，我们要相信在处理冲突与分歧方面总是存在着文明的方法；因为我们要废除战争并建立和平；因为我们希望毫无例外地同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和睦相处；因为我们希望尊重与正义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

不论何时，尼加拉瓜表示谴责任何人的违法行为，这实际上就是表明对政治和外交手段抱有信念的行动，同时也是对理智和良好的判断抱有希望的行动。

美国军队入侵巴拿马共和国及随后采取的所有违反《维也纳公约》及国际法的行为也同国际关系中的新气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人们抱着新的希望将其称之为冷战结束的世界政治的新内容完全背道而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有人在谈论新的缓和时代，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傲慢地诉诸武力和暴力。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面对着已经和仍在发生的事情，国际社会有权利和义务要求美国的行为符合法制和国际关系体系。而美国则有义务根据其作为一个大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必须承担的重大责任采取行动。

一国的国际力量并不是指其可以无限制地从事各种滥用与违法行径的能力；这种力量是一种义务，而非特权，是一种责任，而非权利，是要求做出榜样，而非享受特权或不受惩罚。

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力量要求在政治和道义上具有一贯性，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蛮横或狂妄的行径辩解。美国以相互矛盾和蛮横的方式行事，在喜欢时按照法律和国际关系体制办事，在不喜欢时则置法律与国际关系体制于不顾，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1979年，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遭到侵占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先生在安理会表示：

“我们必须让我们以明确而有说服力的方式共同行动尽我们所能证明法治有其意义而且我们的和平机器具有实际的重要性。”（第2182次会议第28段）

我相信，出于上述政治和法律责任以及我刚才提到的道义一致性，在此回顾这番话是合适的，在这个场合援引它们也是有效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皮克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对你杰出的前任主持安理会事务的方式表示感谢和最良好的祝愿。我也谨在此正式欢迎安理会的新成员。

本次辩论一开始，我要停下来问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在美国这里实行配给制，所有的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都张贴着大幅标语，上面简单地写着：“这次旅行是否必要？”现在应当对安理会提出的一个适当的问题是：“这次旅行是否必要？”其简单的回答当然是：“不必要”。这一行动也不适当。

首先让我告诉安理会为什么。

眼前的问题是指控一个不符合已经得到充分承认和充分解决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的行动。并没有构成需要召开安理会正式会议或者甚至是安理会对此问题加以审议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个事件并不是对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已有处理它的明确的方法。

按正常外交惯例，如果这类问题不能在有关方面之间直接解决的话，当地外交使团的团长——这次是罗马教皇使节——对事件进行调解。从我们刚才听到的尼

加拉瓜代表的发言中，我们大家应当清楚地看出为什么要坚持要求召开安理会的这一不寻常的作法，为什么放弃外交程序的正常准则。这是要把安理会当作宣传工具的企图——如此而已。

实际上，这一事件已经成为过去。我在非正式会议中已经告诉安理会成员，美国并不打算蓄意进入一个外交官邸，更不要说据称是尼加拉瓜驻巴拿马大使的住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清楚地规定了外交馆舍的不可侵犯性。美国完全支持并遵守这项《公约》。美国在给尼加拉瓜政府的正式照会中清楚和完全地表达对这一事件的遗憾。此外，美国政府的最高一级，包括美国总统在内，公开表示遗憾和继续保证美国完全遵守《维也纳公约》。

现在让我对这一不幸事件发生的背景稍作解释。然后请允许我讨论一下一些缓和情况和事实。

巴拿马的局势确实非同寻常。一个腐败的军人独裁者建立恐怖统治，阻止巴拿马人民的意愿并破坏其立宪秩序；由于对其保持非法篡权的能力没有信心，他谋求建立一支庞大、独立的私人军队来做到这一点。这支私人军队实际上由一大群强盗组成——所谓的尊严营。当私人匪帮在巴拿马国防部队内外和国家首都内外活动时，滥用权力变得司空见惯。把一位获胜的副总统候选人吉列尔莫·福特先生公开打得鲜血直流的电视镜头使我们都亲眼看到这些营给巴拿马人民带来的尊严。

为了支持这些和其它类似活动，独裁政权把贩运毒品和武器交易作为财政基础。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欲望，人权、民主和法治遭到践踏。

正如安理会所清楚了解的那样，巴拿马选民去年5月投票赞成民主反对派的候选人。这已经被巴拿马选举委员会充分证实和批准；被授权负责保护实际选举结果的罗马天主教会证实了这一点；大量国际观察员已经核实和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诺列加政权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也公开承认恩达拉政府并呼吁他们的支持者也这样做。实际上，也许除了独裁者本人之外，我们不知道有谁认真地对那次选举的结果提出争议。

在经过数月的紧张谈判之后，包括该半球各国领导人四次部长级会议，为巴拿马向民主政府和平过渡铺路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半球各国领导人和美洲国家组织

把9月1日定为以巴拿马宪法规定的民主手段移交权力的最后期限。但是他们没有成功：诺列加无视最后期限并蔑视美洲国家组织的决定，其中包括一项谴责并取消该政权合法性的决议和一份威力强大的人权报告。巴拿马独裁者继续以武力、镇压和恐怖进行统治。

在此期间，诺列加及其私人武装匪帮发起了骚扰美国、美国人员及其家属以及其他人的数百起事件，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履行美国根据《巴拿马运河条约》——《托里霍斯—卡特协定》的条款而驻在巴拿马的。在1989年最后一个月里，诺列加突然宣布巴拿马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两天后，他一手挑选的国民大会宣战，巴拿马士兵打死一位没有武装的美国士兵，殴打和骚扰一位军官和他的妻子。证据表明还计划对美国人员采取及它行动。

局势的迅速恶化威胁到根据《条约》规定合法驻扎在巴拿马的更多的美国文职人员和军人的生命。这一行动危及了运河按照这些同样的《条约》安全和有效的运转。局势迅速变得无法控制。出于自卫和捍卫我们根据《运河条约》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在巴拿马合法政府的同意下，布什总统才采取了行动。

诺列加私人武装匪徒随后对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开火。同样的匪帮冲进几处美国大使馆官邸。在几天的时间里，狙击手袭击巴拿马平民和美国军人。

今天，新的巴拿马警察部队正迅速恢复职责，进行联合巡逻和处理法制问题。但是，在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后的头几天，在几乎没有人能够甚至暂时行使警察责任的情况下出现了掠抢和无法无天的事件。

在此期间，巴拿马人民欢迎自己从诺列加暴政下解放出来。由于担心自己街区重新出现狙击手和其它袭击事件，许多巴拿马人向有关当局报告全国各地的武器储存地点。实际上，在前巴拿马国防部队成员的协助下许多武器库被发现，这些人担心诺列加私人武装匪徒对巴拿马造成的威胁。实际上，迄今为止8万多件武器已被发现和没收。8万件武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实际上对武装一支不到5千人的公共治安部队来说，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每人分到16件武器着实不错。

正是在武装匪徒违反法律和秩序所有规定的行动，以及该市和该国所藏大量武器对法律和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12月29日下午大约4点30分，驻巴拿马的美国部队从一个以前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获得情报，得知在巴拿马市的多斯马雷斯地区B街A-15号的一幢房子里藏有一批武器。这一情报报告说，在过去24小时里那里出现了紧张的活动，而在前三天晚上都有机动运货车不断在这附近开进开出。因此进行了搜查。美国军事单位向上述地点进发，调查这一情报。当他们找到这所房子时，美国军队用扩音器三次宣布打算进行搜查的意图，看到没有反应，他们向空中开了两枪。在他们宣布意图并要求房子里的人出来时，没有人出来。不过，确实有一个人开车过来。他开始自称是领事，然后又说是大使，但他出示的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显然不是正式外交证件。后来，他说这幢房子是他自己的住宅。

美国士兵曾努力设法证实尼加拉瓜大使的地址。他们核查了在诺列加执政期间巴拿马政府发布的正式外交官名册。这些记录表明，尼加拉瓜大使住在巴拿马市蓬塔·派蒂利亚地区的一幢公寓里。事后巴拿马外交部证实，蓬塔·派蒂利亚的地址是正式列入名册的尼加拉瓜大使的最新地址。这是事实，尽管这位大使宣称在上述住宅内已居住了半年。众所周知，驻巴拿马的尼加拉瓜大使馆有责任把它所使用并因而受《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管辖的财产正式和及时地通知巴拿马外交部。

促使对这一建筑进行搜查的情报被证明是准确的。士兵发现那里藏有一大批武器。由于他们仍然认为那是一个私人住宅，因此从房子里搬走了下列武器：1300多发子弹；4支乌兹冲锋枪；6个用火箭推动的榴弹发射器；一个轻型反坦克武器；12支AK-47自动步枪；3枚手榴弹；一些其他步枪；一把机关枪和4架用火箭推动的榴弹发射瞄准器——大使们几乎不会在自己的官邸储藏这种武器来保护自己不受罪犯或暴徒的攻击。虽然尼加拉瓜大使由于具有豁免权当然可以不回答这一问题，但我们都感到有点奇怪的是，这些武器、火箭发射器以及其他所有的武器的实际目的是什么。

在搜查过程中，美国军事单位还发现了一颗尼加拉瓜政府的正式印章，这表明这幢房子事实上可能属于尼加拉瓜大使馆。但是，没有厨房器具和其他家具，地板上的床垫和房子里极其凌乱无章的状况，以及那个自称为大使的人对自己在大使馆职位的前后不一致的回答使这幢房子的实际作用引起严重疑问——而且实际上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当查清这幢房子可能是尼加拉瓜大使馆的房屋后，士兵们立即把武器归还到这一建筑里，并离开了这一地区。房子里没有人被逮捕或拘留，住宅本身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就在发生这一事件的当天晚上，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尼加拉瓜政府表示了歉意。安全理事会收到了这一照会的全文以及已发给安理会成员的关于这事件的进一步说明的文件。布什总统还公开表示美国对这一事件深感抱歉。我们还通过外交渠道向尼加拉瓜政府保证，美国当时并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干涉正常外交活动的意图。

尼加拉瓜对我们对这事件表示歉意的照会的反应是驱逐20名驻马那瓜的美国外交官，这是几个月来尼加拉瓜政府一直想做的事。

美国军方对12月29日事件进行了正式报道，表示了承认并表示歉意。我们顺便指出，驻该地区的美国军事力量没有得到关于尼加拉瓜政府所说的12月31日事件的报告。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仍然不清楚。我们确实知道尼加拉瓜政府仅选在1月2日向驻马那瓜的美国大使馆提出抗议，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给美国政府的第一个和唯一的通知。我们确实知道他们选择的方式延误了大使馆在巴拿马市的调查。我们确实知道从那以后这一所谓的“外交”住房已被腾空。我们的调查正在继续。

在对12月29日的事件、事件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充分调查后，美国政府立即审查了对驻巴拿马人员的指示。12月31日，美国政府向驻巴拿马的美国军事力量和文职人员发出了具体的新指示。这些指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大使馆房屋、派出的外交官及其私人住宅享受根据《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所应享有的外交

特权和豁免权。这些指示明确引用了美国不仅正式接受而且支持的《维也纳公约》的有关条款。

事后，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审查了这一问题，并表明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如果尼加拉瓜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国际参与，那么人们可以认为美洲国家组织的行动肯定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我们已直接向尼加拉瓜政府解释过上述事实，其中大部分是公开解释的。在这样的事实背景下，我们对为什么尼加拉瓜决定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表示疑问。在巴拿马发生的事件是令人遗憾的，我国政府已迅速采取了行动，保证馆舍的不可侵犯性继续受到尊重。尼加拉瓜的反应是驱逐20名驻马那瓜的美国外交官和要求安理会召开本次会议。驱逐我们驻马那瓜的大多数外交官这一决定当然不符合尼加拉瓜政府反复对我们说过的关于它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的说法。尼加拉瓜政府的反应是小题大做，其唯一的动机似乎是夸大事实，以达到宣传目的。

为了说明最后这一点，通过回顾一些有关的历史来正确看待这一事件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尼加拉瓜在遵守《关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维也纳公约》以及区域准则方面是非常有选择的。在此，我只要举几个故意违反《维也纳公约》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尼加拉瓜政府在清楚知道房屋为外交馆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侵入这些馆舍，攻击受馆舍豁免保护的人。

第一个事件是侵入馆舍。事情发生1984年圣诞节前夕。尼加拉瓜安全部队进入了驻马那瓜的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的院子。他们是在搜捕一个名叫何塞·曼努埃尔·马尔维纳·拉腊的尼加拉瓜公民，此人4个月之前获得哥斯达黎加政府的庇护。

当引骗马尔维纳·拉腊先生打开楼房的大门时，尼加拉瓜士兵用枪口逼着他离开大使馆。在街上，马尔维纳·拉腊先生逃脱逮捕他的人，朝哥斯达黎加大使馆跑去。尼加拉瓜安全人员向他开枪，打伤了他的腿和肩。马尔维纳·拉腊奋力摆脱了安全人员，设法重新进入大使馆的前院，并挣扎着扑向自由，直到他到达楼房的前门。在那里，当他已在哥斯达黎加的财产上时，他被尼加拉瓜当局征服，并拖走，一路上留下从他伤口中流出的表明他挣扎的血迹。



尼加拉瓜政府到底是怎样回答哥斯达黎加政府立即提出的强烈抗议？首先，它公开否认它的部队侵犯了外交使团驻地——尽管离正门20多英尺的楼门上留着血迹和弹孔。这些事实已为哥斯达黎加政府所证实。然后，尼加拉瓜政府让乌维纳·拉腊在电视摄像机前示众，宣布这一事件已经了结。他们不让哥斯达黎加大使会见乌维纳·拉腊，拒绝哥斯达黎加政府关于由美洲国家组织决定事情真象的建议。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孔塔多拉集团提出在两国政府间进行斡旋。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对该局势深表关切，欢迎孔塔多拉集团的建议，敦促两国接受斡旋，以便解决。

第二个事件涉及蓄意侵犯人权。1987年，一名尼加拉瓜警察故意朝马那瓜美国大使馆正门内打了三枪，使一名非武装的尼加拉瓜公民受伤。美国政府就这一非法行为向尼加拉瓜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

第三个事件涉及违反驻地使用规定。《维也纳公约》第41条要求所有享有特权与豁免的人员“行动要尊重驻在国的法律与规定”。该条规定还说：

“使团驻地不得用与本《公约》或一般国际法其他规则规定的使团工作不符的活动”。

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事件中，在声称为尼加拉瓜大使住宅的外交住处发现的武器的数量与种类显然不是想为了保护使团的。在尼加拉瓜大使住处发现的武器是巴拿马的所谓“尊严团”和美洲其他地方反政府力量所使用的那种武器。把这样一批武器藏在那里显然不符合《维也纳公约》所保护的外交工作，显然违反了该《公约》第41条。

尼加拉瓜政府显然以为，它的豁免权使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武器运往任何地方。几周前安理会开会，萨尔瓦多的代表向安理会出示了一枚从一尼加拉瓜飞机上取下来的地对空导弹，这架飞机在给革命民主阵线游击队运输武器途中于萨尔瓦多坠毁。

美国政府就遵守有关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不断地向巴拿马政府和驻巴拿马的外交界以及尼加拉瓜政府提出保证。我也高兴地告诉安理会，美国保证尽早撤

走12月20日及随后部署在巴拿马的部队。

美国愿意再次向联合国和各会员国政府保证，美国将继续遵守其国际承诺和美洲承诺，以及中美洲和平协定，美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向邻国游击队或准军事部队提供武器。关键的问题是，尼加拉瓜政府是否也愿意就遵守中美洲和平协定和不向邻国叛乱和准军事部队提供武器一事作出同样的保证。

尼加拉瓜政府正企图利用巴拿马局势中某方面的问题转移该政府与其本国人民之间的问题的注意。去年11月1日自该政府单方面结束与尼加拉瓜抵抗力量之间的停火以来，尼加拉瓜境内的暴力和恫吓增加了。随着尼加拉瓜选举的接近，桑地诺似乎已想尽一切办法和借口镇压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它进行骚扰、恫吓，拖延让反对派获得尼加拉瓜法律保证的资金，都是扼杀民主进程的企图。

外交官邸不容侵犯，这是我们各国都实际关切的问题。但是，诚实地承认搞错某一地点——诸如为外交财产的归属，对某一外交使团的人或财物又没造成损失，而且马上几作了道歉，则很难说是对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

同时，中美洲渴望和平、民族和解、民主、自由、尊重经济和政治权利及政治进步。有可能通过自由选举，尼加拉瓜社会将开始和平演变，结束暴力，使我们大家都能看到人民的理想变成现实。我诚挚地希望，在今后几星期中，尼加拉瓜政府将充分注意履行真正自由、公正选举的根本任务。

尼加拉瓜如能严格遵守它根据埃斯基普拉斯和平进程所作的承诺，中美洲和平和改善美国与尼加拉瓜关系则大有希望。进一步背离该进程只能浪费时间和失去现在摆在尼加拉瓜面前、使它再次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真正民主的一员的机会。这并不是想入非非、毫无可能。

美国在尼加拉瓜驻巴拿马大使馆驻地的行动令人遗憾。但是，这些行动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在安理会进行这种讨论贬低了这一重要机构的工作。坚持要安全理事会辩论此问题本来就没有正当的理由，因此安理会没有理由针对尼加拉瓜的抱怨通过决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据我的理解，安理会准备对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非有人反对，我将把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先请要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向你的前任表示我们最热烈的感谢。我也向安理会新成员——科特迪瓦、古巴、民主也门、罗马尼亚和扎伊尔——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热烈欢迎它们参加我们的行列。

我们代表团将对本决议草案投弃权票。我们之所以弃权，是因为我们继续认为，它所涉及的事件并不适合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我们自然关切任何违反外交驻地不容侵犯原则的行为。但在这件事上，美国政府已正式并由最高层向尼加拉瓜政府表达了它的遗憾。

安理会记得《宪章》第八章第52款第(2)项的内容，敦促会员国在提交安全理事会前，尽力通过区域性安排或区域机构，实现争端的和平解决。本事件正是这样处理的。有关的区域性机构——美洲国家组织1月8日通过了一份决议，很好地提出并真正处理了这一问题。

因此，问题已经了结。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在安全理事会上重新讨论。我们认为，它既不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又不构成根据《宪章》第六章通过一份安理会决议的基础。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的理解是,安全理事会现在准备对摆在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非有人反对,我现在将决议草案(S/21084)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马来西亚、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扎伊尔。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以法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13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由于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我现在请那些愿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基尔什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要向安理会新成员表示热烈欢迎。

(以英语发言)

在审议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个问题时,我们考虑到,美国政府已承认,其军队于1989年12月29日强行进入尼加拉瓜驻巴拿马大使的官邸是一个错误。并对这一行动表示了遗憾。

我们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因为它重申了有关处理国际关系的某些基本和重要的原则。对尼加拉瓜大使官邸采取的行动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尤其是关于外交使团不可侵犯的原则。如果通过这项决议草案,安全理事会就会同处理这一问题的其他国际机构一起发表意见。

1990年1月8日,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宣布,美国这一行动侵犯了得到国际法

承认并在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中明文规定的外交豁免权和特权。

我们和其他会员国已经通过双边途径向美国政府表示了我們对其军队在这起事件中的行动而造成的对国际公约的违反的关切。我们接受美国对其错误所作的解释,并希望今天进行的讨论将了结这个问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拉西女士(芬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在贵国、科特迪瓦加入安理会的同时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

我还要欢迎安理会所有新成员:古巴、民主也门、罗马尼亚、扎伊尔和贵国。

我还要感谢佩尼亚洛萨大使主持了12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芬兰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因为我们尊重国际法。我们认为,决议草案中所描述的事件构成了对国际法普遍原则,尤其是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所载的原则的违反。正如决议草案所做的那样,我们同时承认,美国自己已对这些事件表示遗憾,并已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尽管出于我所说的原因,我们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但我们不能不对向安全理事会提交这项决议草案表示关切。我们仍然难以同意,决议草案的议题属于《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安全理事会权限范围。决议草案所描述的事件不具有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性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芬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没有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对议程上这个项目的审议。

下午12点45分散会。